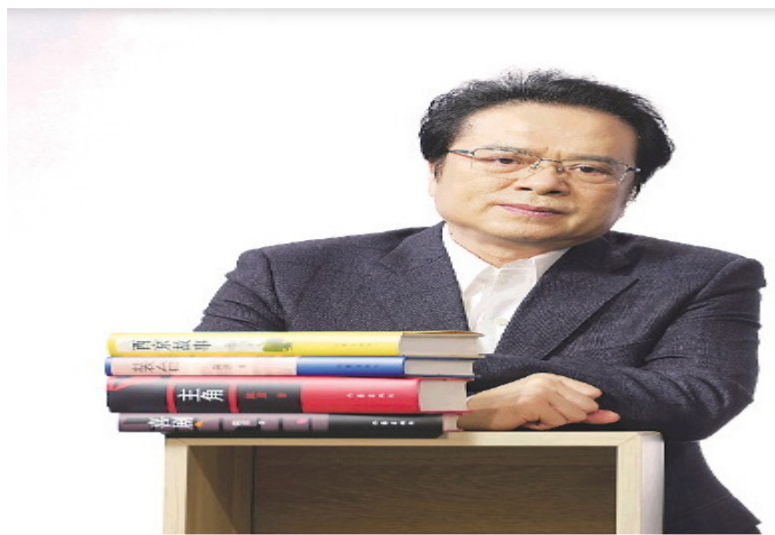


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：“阅读就像一棵树，找到了主干就会越读越茂盛”（一）



■开栏的话

“十四五”规划提出，深入推进全民阅读，建设“书香中国”。如今，全民阅读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。

第27个世界读书日来临前夕，新华社推出重点全媒体栏目《大家悦读课》，每期邀请知名作家分享创作心得、阅读体会。

阅读发现美好，阅读创造价值。让我们跟随《大家悦读课》，共同打开新时代阅读的想象空间。

“我喜欢坐在剧场最后一排，看舞台演出时演员的表演和观众反应。在台上台下的互动中，你能感觉到一个时代人的整体的精神质量。”

在新华社全媒体栏目“大家悦读课”录制现场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得主、作家陈彦，聊阅读、谈写作，目光坦诚且敏锐。

闲暇时，他喜欢在剧场静静观察一幕一幕从演员观众、台前幕后、戏里戏外这一方小天地里发生的一切，剖开生活的肌理，见证大时代的变迁。

他是一位从戏剧舞台走上小说创作道路的作家。

专注于长篇小小说创作前，陈彦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成功剧作家。他担任了20多年专业编剧，担任过团长、院长。他凭戏曲代表作“西京三部曲”（《迟开的玫瑰》《大树西迁》《西京故事》）蜚声戏剧界，囊括了包括“曹禺戏剧文学奖”在内的各项业内大奖——即便不算上2019年让他文学界“出圈”的茅盾文学奖，他也是名副其实的“获奖专业户”。

频频获奖也见证了他在创作上的勤勉。陈彦继承了陕西文学踏实、厚重的现实主义传统，如陕西前辈作家柳青一样，他特别重视深入生活。写《大树西迁》

时，他在西安交大待了4个多月，又在上海交大生活了35天，录了几十盘采访录音；写《西京故事》时，为了展现农民工生存境遇，他先后到西安当时最大的两个农民工聚居地采风，写作历时3年半，先后大改7次。

“作家需要深入生活。”陈彦观察到，当下的写作局限在二手材料中，忽略了真实生活气。他建议：“一定要到田野去，到生活最真实的地方去，要写出生活的质感。”

“我无法想象一个作家如何写他不熟悉的生活。”访谈中，陈彦屡次提及创作的长篇小小说代表作品《装台》《主角》《喜剧》，小说的题材兜兜转转，都绕不开舞团内外他所熟悉的舞台生活；他关注山里放羊娃如何成长为“秦腔皇后”；写父子三位喜剧人的悲喜人生……

他跳出舞台走进小说，又在小说里装下了整个舞台。

他喜欢用舞台式的比喻。他曾经如此描述自己的写作状态：“让暗室只留一个光源，能照耀出块块仅够罩住两只胳膊肘的光圈以外的地方，越

幽暗越好，目光止处，思想前行。”如一幕舞台布景；形容演员与观众的关系是“潮汐”，是“月球与地球”，“通过剧场展现‘社会美好’……

他的作品特别关注小人物的命运，喜爱“为小人物立传”。在剧作《迟开的玫瑰》中，他刻画了一位背负家人梦想、托举生活重担的大姐乔雪梅。1998年至今，这部剧被改编为各类地方剧种，20余年连演不衰，收获无数掌声和泪水。小说《装台》改编的电视剧中，“鸡贼又可爱”的装台工刁顺子，让观众在家长里短中读懂了烟火尘埃，读出了普通劳动者的责任担当。

“站在社会顶点的成功者毕竟是少数，而更多的人是身和基座。一定要认识到托举成功者的磅礴力量。”陈彦强调，对成功者的巨大的推动力，不肯定他们的生命价值和劳动价值，作为一个作家，他的创作是有巨大缺憾的。”

在《装台》的后台里，他写道：“有人物立传，我是觉得，一切强势的东西，还需要你去锦上添花？即使添，对人家的意义又有多大呢？因此，我的写作，就尽量去为那些无助的

人，舔一舔伤口，找一点温暖与亮色，尤其寻找一点奢侈的爱。与其说为他人，不如说为自己，其实生命都需要诉说，都需要舔伤，都需要爱。”

阅读像一棵树，如果找到了主干，越读就会越茂盛

草地：您已经从事文学写作40余年，能否回顾一下和文学最初的相遇？

陈彦：我生长在大山里，按说我的少年时期跟文学是没有多少关系的，真正开始阅读是在改革开放初，那时书店一下子就丰富了起来，歌德、托尔斯泰、雨果、屠格涅夫等大家的外国文学著作，还有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儒林外史》等中国文学作品大量出版。我印象很深，为了一套《莎士比亚全集》，我足足等了半年——每次书店只能进一两套，很快就被别人拿走了。

我出生的镇安县是陕南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区。但你想象不到，在这个山区，当时有那么多年轻人喜爱文学，有文学之梦。县工会组织了一个专供年轻人阅读的《延河》杂志社，经常来那里我学到很多东西，很自然就喜欢上文学，为创作打下基础。